

心轻羽飞扬

■ 絮儿

冬里的第一场绵绵细雨,昨天晚上就开始窸窸窣窣,一直飘一直飘。雨压花枝,花枝颤抖,最后花骨朵儿一溜烟跑进了淋花的铁桶里。干脆洗干净,好藏起来过冬吧!

可南方的冬啊,还停留在穿短袖的节奏。轻风微凉擦身过,它张罗着一张绘满碎花的大大的床单,还让其怀揣着七彩梦想。偏偏调皮的季节娃娃不愿钻进被窝,仍在探着长长的脑袋,想听一个神奇的童话故事。

地面的落叶越积越厚,它们告知着秋凉,也在告知着秋的不舍离去。随意捻上几张,叶的斑斓,浅红深红,明黄暗黄,哪一抹是画家可调配?它对冬说:“我帮你积攒能量,你不要急着来。”叶落得更起劲,冬啊,需要多大的能量才能迎接你呢?

冬没有回答落叶,故施小计让一切不明朗起来。云雾缭绕的山头,云雾缭绕的田野,云雾缭绕的乡村,天和地连成一片,烟雨朦胧中构成了一幅

亦幻亦真的画卷。

一阵风擦身而过,雨居然停了。我感觉是等候了很久的太阳,一点一点地冲破云层,给大地洒下万道光芒。我拍下了数以百计的晨光照片,或氤氲的模样,或明朗的样子,载着时光,藏在了我珍藏的相册里。

不得不承认,高像素下的图案真的好养眼。就是一朵花,从花带着露水在朝阳下闪烁,到花在清幽的月光下似合还开状态,也足以让人治愈心灵。于是,拍拍拍,见到了小事物都想拍,成了我疗伤的一种方式。拍太阳躲在云层,把云霞染得金光灿灿;拍万缕金光穿过层层绿叶,变得温柔朦胧,惹人陶醉;拍一朵花背后的蓝天、白云又或者风卷云涌;拍一条小丝瓜成长史,从藤蔓开始,开花、结果的不同状态;拍小河流流水潺潺,石螺小鱼小虾在嬉戏……

这个时候的世界很安静,我在大自然中,大自然就完完全全属于我

的。偶尔被村前的香蕉花迷住,拿着手机对着就一阵狂拍,然后看着一个花瓣张开,“嗤”的一声,花瓣就落下来掉到地上,树上露出了一串浅黄色的带着花蕊的小香蕉,香蕉的清甜扑鼻而来,我便更舍不得离去。听花开的声音,看花爆的瞬间,焦虑和烦恼一下子消失了,我忘了自己。

走走,拍拍,写写成就了一个新的我。曾经想过,假如在走不动的年纪,我就做一个专业作家,可又想想自己的文笔,放弃了这个梦。昨天,收到报社打来的90元稿费,不多,但就如班上的孩子中段试后,领到我奖的汉堡时说的那句话:“这是我用知识换来的面包哦!”如此,甚是知足。

看乡野,百香果、小辣椒都准备收获了。果园里,人们开始橙的采摘,日子忙碌而充实。此时此景,我很想赋这淡淡去的秋,悄悄来的冬一首诗:“一地黄落叶,菊正艳,暗香浮……”

雪花漫天舞

■ 靳玲

冬日,雪花在空中轻歌曼舞,仿佛承载着温馨的思念与回忆。它们舒展着身姿,一片片交织着,在寂静辽远的空中编织出一幅幅过往的画面。

那座北方小山村,夕阳西下,暮归的老牛,牧人匆匆回归的脚步。清一色的红砖黛瓦房屋,错落参差,一家挨一家,靠在一起,暖暖和和地团着。

傍晚一盏盏灯犹如一朵朵淡黄色的花绽放在家家户户,全村灯光连成一片,摇曳着。祥和弥漫开来,飘浮在村庄上空,与飘雪融为一体,洁白晶莹。

每年冬天,我妈把地中央的大铁炉捅旺,火舌顺着烟囱往上蹿。炉身通红,烟囱也通红。我妈添几块煤,取几个黄澄澄的土豆从风口塞进去,再用炉钩挑挑,把土豆埋在煤灰下,上面不停地掉下新煤灰,合上炉门。土豆默不出声,蒙头大睡。我们围坐在炉边,靠在我妈身上。我妈年轻的脸,黑油油的长辫子,腰身散发着青春气

息。我姥姥坐在炕上,满是皱纹的脸,在灯光的映衬下,发红发亮。我姥姥有忙不完的活,给我表姐做棉鞋,给我做棉鞋,还给她的老姐妹——张姥姥缝棉裤。张姥姥眼神不好,眯着眼睛勉强能看清土豆。

窗外,雪花飘浮,无数朵小白花扭动着婀娜身姿,缓缓降落。院里的老柳一排,站在东边,不亢不卑。轻盈的雪,缓缓地,轻轻地,一层又一层落在柳枝上,柳枝镀上了白银,琼枝玉树。院中央那块不大的菜地,已被盖层白毯,小菜秧在下面做梦呢。透过窗户,银白的世界变得格外清晰。我们眼睛被土豆的香味拉回来。

土豆味道从炉门缝使劲往外挤,我好像听到冲出门时的“丝拉”声,眼睛一下亮了,盯着炉门,目光顺着炉门缝往里钻。我妈的脸被炉火映红了,我的脸也一阵阵发烫。

我妈拿起炉钩,一挑,炉盖开了,土豆香味扑出来。顿时我们的鼻子找

不着北。我妈再勾几下,土豆一个个滚在地上。我妈拿起一个,来回倒手,土豆上的火星还在,一闪一闪,拍掉灰,焦黄的土豆被我妈拿给姥姥。姥姥接过去,又倒几次手,剥皮,端详。姥姥满眼含笑,咬一口,瘪嘴开始嘤动,眼角看着我妈。我妈抖开一块布,包了两个热土豆,张姥姥住我家隔壁。我姥姥瞟一眼扇动着的门,嘴角露出笑意。

我们抓起土豆,手忙脚乱,剥皮,忙不迭地往嘴里送,张开嘴哈气,然后再在嘴里裹几下。“好吃好吃。”我们含混不清地说。“好吃好吃。”姥姥也含混不清地说。我妈披着雪花回来,只剩下一个小的。我妈朝我姥姥点一下头,我姥姥又安心做活了。

雪花漫天舞,悄无声息,宁静且纯净。屋里炉火熊熊,土豆散发浓烈的香气,在屋里晃荡,温暖慰藉着心灵,那些温馨而美好的画面,镌刻在心底,暖暖地躺着。

哈尔滨的邂逅

■ 陈华

冬天还没来得及开始,哈尔滨的文旅宣传铺天盖地了,说得好像你不去一趟哈尔滨都对不住自己似的,特别是对于我这个没有见过雪的南方人。前不久我到吉林一趟,恰逢周六下午休息,便踏上了去往哈尔滨的高铁。

初临哈尔滨,我来不及思索便踏入了中央大街。这条闻名遐迩的街道宛如一条历史的长河,在脚下静静流淌。街道的两旁林立着的欧式建筑或庄重典雅,或浪漫华丽,米黄与砖红的外墙在岁月的洗礼下,散发着独特的韵味,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沧桑。我就像一个迷失在时光隧道中的旅人,脑海里不停放映着她的前世今生。慢慢前行,不多时,圣索菲亚教堂那雄伟壮丽的身影便映入眼帘,成群的白鸽围绕着教堂盘旋飞翔,它们时而轻盈地落在地上,时而与往来的游客亲密互动,你不由得感到温暖。

从教堂出来后,我站在路边等待出租车。街头车水马龙,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疾驰而过。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

等待的焦急与寒冷的侵袭让我略显疲惫。就在这时,一辆出租车缓缓停在我面前。车窗摇下,露出一张憨厚的笑脸,司机师傅大约50岁,小小的眼睛,黝黑粗皮的,笑容亲切和蔼:“南方的小公主,要去哪儿啊?”我赶忙回答:“师傅,我想去松花江畔。”他毫不犹豫地热情招呼我:“上来吧公主。这天儿怪冷的,别冻着了!”

一上车,一股温暖瞬间包裹了我,司机师傅操着浓郁的东北口音,带着与生俱来的热情与豪爽。他一边熟练地驾车,一边和我唠家常,给我介绍沿途的风景和哈尔滨的风土人情。他说他在哈尔滨开了大半辈子的车,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个角落都如同他掌心的纹路,熟悉而亲切。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,每一个地名、每一段故事都被他讲述得绘声绘色,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听得如痴如醉。

车忽然在前面停下了,他说:“看到前面的纪念塔了吗?高高的那个,那是为纪念战胜1957年特大洪水而建的。”

我一听这么有历史意义便忙举起手机准备拍照,这时司机师傅却下了车走过来帮我打开了车门:“来,到那上面我帮你拍几张照留念。”“啊这怎么可以,会影响到你开车的生意的。”“没事,你好不容易来一趟,怎能不拍些照回去呢?”说完,他指引我到不同的地方摆动作。看着他脱掉手套,迎着刺骨的寒风,或趴得低低的,或跳得高高的,拿着手机在不同的方位细心地为我拍照。看着他我忽然想起了我家的那位,唉,什么时候家里的也有这份耐心呢?

“走,抓紧时间我带你去另一个景点。”很快,风格奇特的建筑群出现在眼前,中式青瓦屋顶,衔接西式巴洛克风格的拱券门窗,阳光洒下,光影在雕花与立柱间嬉戏。“这是中华巴洛克风情街,融合了中式传统与西式巴洛克风格。这条街晚上才好看,咱这也算是到此一游了。”师傅憨笑着提醒我拍照留念。

随后,他又搭着我前往松花江铁路大桥、观光索道口。松花江还没结冰,江面十分宽阔,宛如一面巨大无比的镜子,

在阳光下闪耀光芒。司机师傅说,到结冰的时候那才算好玩,可以坐冰车,可以打着冰橇,也可以在冰面上漫步。太阳岛会在冰雪的覆盖下若隐若现,宛如璀璨的明珠,与周围的冰雪世界融为一体。他说我来得不是时候,冰雪大世界开园了那才是一个梦幻的冰雪王国,冰雕作品宛如精美的艺术品,有雄伟壮观的城堡,有栩栩如生的动物,还有精美的人物雕像,每一个姿态动作都充满了生命力……

天色微微地暗了下来,我连忙给司机师傅付款,可没有想到的是,司机师傅后面没有打表,坚持只收我第一次打表显示的16元。他说,当司机只是兴趣,他就喜欢和来哈尔滨做客的人交朋友,就喜欢拉着远方的客人见世面,拉着大家看哈尔滨最美的风景。

看着他那黝黑憨厚的笑脸,心想,虽然我没有见到哈尔滨最美季节的风景,但我又何尝不是看到了哈尔滨最美的风景呢?



冬雨

■ 梁少波

寂寞了一个季节
冬雨终于来了
来得那么悄

总喜欢
一个人躲在屋檐下
偷窥冬雨的缠绵
时光在风中在雨里静默
思绪打碎了曾经
雨里萦绕着记忆

温柔的水珠串成诗句
一点一滴
从瓦缝间轻轻滑落
湿了一地相思

将层层叠叠的往事,丢进雨里
水花氤氲着眼眸
洗刷了千年孤独
醉了心底的哀怨
碎了眉间的思念

雨声惊醒了新燕,春情近了
在最后一声飘落的枫叶里
读出,枯枝上的绿意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